

(一) 集事故間民

寶元創

作等濯康



印編店書華新岳太



8
3

目 錄

創元寶	康濯(一)
冀獎金	柯 藍(六)
背山歌	魯 琪(九)
窮神	董均倫(一四)
太子灘地打石三	生本記(一五)
騎驢馬不如提囊筐	姬樹旺(一八)
想吃死食挨大餓	孫世瑜(一九)
一頓省一把	(二〇)
老頭扇酒	馬 伏(二一)

創元寶

康濯改編

有一個人，從小愛好勞動，一輩子實打實受，省吃儉用，置下頃數來地，光景挺不賴。不想他兩個兒子兩個媳婦都是整天游游蕩蕩，光吃不幹，老頭子緊打勸慢訓導，也教化不過來，只得僱了兩個長工，自己跟長工資命動彈，養活兒子媳婦。這一來，兒子媳婦更懶了，連吃飯喝水的也要長工送到手裏，還短不了說個飯不好，菜不強的。老頭子想：這世道敢是沒法教化好這四個男女啦！他只得歎息一聲，忍住一口氣，自己對自己說：「就算是前世該欠下他們的！」說完，就又上地去了。

後來，共產黨人路軍解放了這塊地面，村裏實行土地改革，老百姓開會討論成份，就把這家訂成了個富農。農會主任對老頭子說

：「大夥是這麼個意見：要說你嘛，可是個好受苦人，你兒子媳婦若是都跟你一樣，你也只是個好中農；可就是你兒子媳婦不動彈，還剝削壓迫長工，你家就成了富農了。你有甚麼意見？」老頭子說：「大夥的話一個對！我一個贊成，沒意見。」後來村裏開鬥爭大會，兩個長工還對這兒子媳婦訴了苦，群眾也把這四個男女批評得不輕；老頭子見了那模樣，不光不心疼，還裂著嘴笑道：「該！該！」

這時他家長工也沒有了，群眾給他們五口下留了夠個中農的地，就徵收了他家多餘的土地財產；四個男女眼看不動彈就沒的吃，只好跟着老頭子上地去。可是，他們還覺着熬不住！刨兩下就頭暈心發跳，巴掌擦破皮出了血，腿酸痛得立不住。他們就幹幹歇歇，光老靠頭子受。

老頭子實在老了，身子骨不抵了！有一天早晨，老頭子竟躺在

炕上起不來了。他知道自己害上了年老病，沒法治的，心想：死了也好！死了，就去了兒子媳婦天生的靠山，讓村裏大夥教化他們往好裏改吧！想完了，老頭子就把兒子媳婦叫到跟前說道：「我眼着是不行了！往後，你們自己好好勞動生產，養活自己吧！」兒子媳婦看着這個光景，不覺都啼哭起來，這個哭道：「往後俺們怎麼過啊！」那個哭道：「往後俺們靠誰啊！」還有的哭道：「俺們腰酸腿痛的可真個做不了營生啊！」老頭子聽着心煩，想了想，就說：「這如今不動彈就沒活路，你們緊着慢着熬着受吧！唉！兒子兒媳婦啊！你們聽着：我還有十個大元寶，早先怕你們胡花，不敢告給你們；可你們到底是我的肉啊！我也不瞞着啦！記着，孩子們！元寶都在村東俺們八畝坪那塊地裏東西南北散埋着；你們慢慢熬慢慢受，受不住了，吃不上，就去刨個元寶幫補點。可你們只許一年刨一個！十個元寶幫補你們十年，你們輩受出來啦！會動彈啦！孩

子，好好記住啊！」老頭子說完就死了。

兒子媳婦們聽了老頭子的話，都很高興；把老頭子安喪了，就商量刨元寶的事。他們商定先把十個元寶刨出來吃了再說，他們又怕刨的時候村裏人們看見了要徵收幾個去，就又商定每天黑夜去刨。

就從這天起，他們四個人，一人一把鋤頭，在那塊八畝大小的八畝坪地裏，整整刨了十個黑夜。他們腰痛了也刨，腿酸了也刨，巴掌破了也刨，頭暈了也刨，一點也不歇，都想著刨出元寶來就好啦！誰知刨到第十黑夜，眼看天也亮了，八畝坪刨得一點也不剩了，卻還不見元寶。四人正要回去，不想農會主任這麼早就扛着鋤頭下地；農會主任見了他們就說：「哈哈！這兩天我正猜摸這地是誰們怎麼刨的哩！原來就是你們連夜刨呀！好！這才像你們老頭子的兒子媳婦！我說你們種甚麼？你們沒籽種？行！我給你們借點。」

四人慌慌張張地只得隨口答應了。後來他們又仔仔細細把刨過的地再翻了三夜，尋了三夜，還是沒有元寶。這時農會主任又給了他們籽種，他們只好把地種上；以後農會主任又督促他們奶糞、揀苗、鋤草的，他們後悔得不行，好在這會上地也都不覺得腰痛腿酸了，頭也不暈了，巴掌也磨不破了，就每天上地去。到秋天，這八畝坪打了二十担穀子。

他們四個男女對那十個元寶還是不死心，還想再往下刨刨。後來農會主任不知怎麼知道了他們的事，就跑去對他們說：「哈哈！家有黃金外有秤！你們老頭子要有元寶，我還能不知道？沒有元寶的！老頭子是叫你們好好勞動，勞動就是元寶！這不是！光灑塊八畝坪，一年打二十担穀子的，這頂多少元寶？哈哈！」這四個男女這時才清醒過來，齊聲嚷道：「啊！真對！真對！」說完，四人就又上地去了。

糞變金

柯 藍

從前，很早很早的古代時候，那時候人還不知道糞能夠肥地哦，曾經出了這麼一個故事。

有一個姓張的老漢，出身是個石匠，走南路扛了五年活回到家裏，忽然買進了十畝地，種莊稼了。他對他兒說：「兒呀！咱這回在外頭見人家種地，有一個新辦法：在莊稼地裏上糞，要多打一倍的糧食！照這法子種地比做石匠強幾十倍喇！」

他父子倆見了糞就往筐裏裝。那時誰也不拾糞，糞可多得過餘，兩個人拾一冬，院子裏的糞就積得有小山堆高了，左鄰右舍的人見了，抱着肚子笑咧！都說：「這家人不知道是信了什麼邪教？！把這些臊臭東西當寶貝看！屁也不頂！」這麼笑話了幾天，也就慣了。

，誰也不注意張老漢了，等到春上，張老漢把舊統統送到地裏，莊上人還不曉得咧！

過了一年莊稼長起來了，糧食打下來了，張老漢家裏多打了幾十石穀子，一家人換上了新衣，吃上了肉、麵。這一下，莊下傳開說：「哎呀，這窮老漢吃穿這麼好，真是在了什麼邪教啦！好厲害！能指舊成金。你想，去年冬天他院子裏山堆一樣的舊，今年一開春就不見了，統統變成了金子，你說他有多少錢呀！」

那會兒是舊社會，小偷很多，小偷就專門打聽誰家錢多。聽說張老漢能指舊成金，說是舊一過了他的手，就成了金子。開頭還不信，這年冬天又看見張老漢父子倆，起雞叫睡半夜的拾舊，硬是把舊當寶貝一樣的看着，這下就起了心；他媽的，偷他一回看，看他有多少金銀。

小偷劉二，這天晚上他到張老漢家來，偷走了二十幾兩銀子。

第二天張老漢的兒子大哭大嚎，說是給人偷了。小偷雜在左鄰右舍裏，裝着來看動靜，見張老漢對他兒說：「兒呀！你哭什麼呀！二十幾兩銀子丟了就丟了！只要沒有把咱的糞偷走，就不要緊呀！過不了年，咱的糞又會變銀子的！」劉二一聽，大吃一驚，心想：「餓餓的！這樣說來，咱倒不如偷他的糞呀！」小賊這天晚上就來偷張老漢的糞了，把院牆撬了一個大缺口，揩走了一口袋糞。回去把糞用大水缸裝着，悄悄的藏在屋裏，他想：「這下好了，這糞統統過不了張老漢的手呀！好好的把它擺着，過了年就會變銀子！咱有了一缸銀子，吃好穿好，還可以娶一個媳婦呀！……」小偷就這麼整天倒在炕上睡覺，一心等着！

來年開春，天也熱了，冰雪也消了，劉二屋裏藏的那一缸糞，不知道怎麼攪的，先是爬出來成千成萬的蛆，隨後就飛出一屋的紅頭蒼蠅，這些髒臭東西擺在屋裏，哪裏會變成銀子呀！倒是一點不

衛生；反而招惹來了病痛。小儉病倒在炕上了，哎呀哎呀的哼個不停。這事情一傳開；小儉的馬腳露出來啦，張老漢跑來說：「哎呀！是你偷了我的糞呀！糞這東西，你送到地裏，就會變成銀子，你把它留下來，自己發懶，臭死人也不會變成銀子的！」

背山歌

魯琪

一個老頭和他兩個兒子在一起過日子，種地不算少，但年年打的糧食不多。每到秋天，就看見人家地裏的穀子和高糧穗，都長得胖胖的；自己的穀穗瘦的像綫一樣，高糧長的穗又小、枝叉也稀，人家一畝地打五斗，他家連兩斗也打不出。

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人家打糧食那麼多，咱家爲什麼不行呢？」兩個兒子一齊問他爹。老頭也不很明白，就知道兒子有點懶毛。

病。

年年是這樣，兩個兒子着了急，就對他爹說：「爹！不是咱們的種籽不好呵？」

「都是一樣的種籽，怎麼會不好？」

「不一樣，一定不一樣！」兩個兒子都爭着硬爭。

「不一樣怎麼辦呢？」他爹說。

兩個兒子想了一想說：「爹！咱不能學咱們的種籽，到打糧多的那家去換一換嗎？」

「我看都是一樣的種籽，換一換也是多找麻煩！」老頭不願意去換。

「一定不一樣，要是換換種籽，今年一定能多打糧食！」兩個兒子都堅決的說。

老頭子見他倆這樣說，也說：「好！我去換去，看你們今年能

不能多打糧食。」

於是老頭子就揀了一袋子種籽去換去了。離換種籽的地方挺遠，老頭走的有些累，走到一個山坡土歇了歇，歇着歇着就躺下睡着了。一覺醒來，天要黑啦。老頭子一尋思，去換種籽吧，還得走挺遠的路，揹着布袋又怪累的，一賭氣就不去換了，又指回家來。

到了家，兩個兒子問：「爹！你換來種籽了嗎？」

老頭說：「換來啦！這份種籽才好哪！」他忽然想起在山上睡了一覺，就說：「這種籽叫『背山歇』呵！」

兩個兒子一看種籽就問：「這『背山歇』也和咱那種籽差不多呵！」

老頭說：「別看差不多，可能打糧食啦！可是這份種籽還有點特別！」

兩個兒子問：「有什麼特別？」

老頭說：「用這份種籽，非得鋤八遍不可，若鋤的遍數少了就會不打糧食。」

兩個兒子說：「好！咱們今年就試試看。」

春天種籽下了地，兩個兒子記住鋤八遍的話，老頭子在旁邊也不斷的搗咕着說：「背山歇可得鋤八遍哪！要不，可不打糧食！」哥兒倆從小苗子一露頭就忙着鋤，起早到黑的幹，懶也不懶了，就是怕打不了糧食。一邊鋤一邊看着莊稼長的真頂好，鋤一遍有一遍的成色，哥倆越鋤越高興。

到秋哥倆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，才鋤了四遍，可是那莊稼長的比別人就強的多了，又肥又大，結的粒子又多又成實。

打糧食的時候，一畝地打了六七斗，哥兒倆可樂壞了，說：「這背山歇的種籽真好！爹，你在那裏換來的？你看沒鋤八遍就打了這些糧食！」

老頭子笑了說：「這個種籽就出在咱們家裏，傻孩子，我沒有換啊？」

兩個兒子很奇怪，說：「那麼，今年怎麼打了這麼多的糧食啊？」

老頭說：「我問你們，往年咱都是鋤幾遍地？」

兩個兒子說：「有時鋤兩遍，有時只鋤一回就算完。」

老頭子又問：「今年呢？」

兩個兒子說：「今年鋤了四遍！」

老頭子說：「這就是了，打糧食多就在這上頭呵！」
兩個兒子方才明白。

窮 神

董均倫

我聽俺老的說，在老一輩，有這麼一塊事：這一家子，就他老兩口子過日子，兩個都老了，做營生也做不動了，以前還租人家一些地種着，他老了，沒有勁種了，打不出糧食，交不上租子，人家把地也就回去了。沒有法，兩口子，吃累吃苦的，做豆腐賣。有一頓，沒一頓的，餓不死就是了。到了過年，五更黑價，旁人家都去迎財神，老頭子氣不過就說了：「我接了一罐子財神還是窮的這號樣。今年不接財神我去接窮神。」老兩口子打着燈籠就去了。到了街頭上，燒上紙，看着有一個人老遠的來了。走到近前一看，穿的破破爛爛的，是一個要飯的，老婆子埋怨說：「這都是你說的，真是來窮神了。」老頭子賭氣說：「我就偏接他。」他就過去問他：「你這窮神到那去？」到俺家去過年吧。「這個要飯的，正好沒有地方去，就跟他去了。到家以後，兩口子也不把他當外人，剩的一些豆腐渣，豆子皮，三個人就一起吃。要飯的不挨餓了，也就感覺

有勁了。做完豆腐，空裏上山拾草，給人家挑腳，慢慢的掙下錢，他也不捨得化，積得多了，他就買上塊地，三個人過的日子一天強起一天，到以後就不缺吃不缺穿的，人家隣舍百家的都說：「大家這是接真財神家去了。」

太子灘地打石三

生本記

曲沃城西北五里地方，有一處從東到西的大窪地，相傳晉國有一個太子淹死在裏面（曲沃是列國時晉國的都城），後邊人們就叫成太子灘。古時有十里大，現在是有五六里大。灘裏地濕，土粘，務育莊稼很費勁，過去日本鬼闖鉢子曲沃時，幾個村的灘地大部荒蕪了，只有密密茂茂的野草漫過人的身腰。

古時太子灘沿岸有一家窮人，因為欠下地主家的債，地主把他